

聚焦文学新力量

孟小书,1987年生于北京。加拿大约克大学毕业。出版长篇小说《走钢丝的女孩》,中短篇小说集《满月》。曾获第六届西湖·中国文学新锐奖。

“天真者”的感伤叙事

□饶翔

帕慕克在演讲集《天真的和感伤的诗人》中借用了席勒在《论天真的诗与感伤的诗人》中的观点,将小说的读者和作者分为“天真的”和“感伤的”——前者“天真”地认为所见即所得,小说是真实的再现;后者则对小说内容的虚构性还会保持感伤一反思性的求知欲。这无疑是一个悖论,而帕慕克就此提出,“读小说和写小说一样要在两种心态之间不断徘徊”,融合真实和虚构,渴望同时是“天真的”和“感伤的”。我在阅读孟小书的小说时,也就是这样被天真的和感伤的感觉所左右——分辨着真实与虚构的界限,体味着现实与想象的交融。更进一步地说,孟小书及其笔下的人物身上(这其中仍是有真实的与虚构的融合)也表现出一种天真的和感伤的气质。

“李赞说,我曾经说过你不适合写剧本,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说,不知道。他说,你的内心还藏有一份天真,与成熟相比,天真是一次性的,它没有了就是没有了。我在你的小说里能看出来。”这是发生在小说《黄金时代》里主人公之间的一次对话,是自认为迫于现实压力而放弃了“真爱”——小说创作,改写剧本的李赞,为阻止女友“我”接剧本,所给出的一个理由。但他的活反倒激起了“我”的逆反之心,两人最终不欢而散。这对文艺的情侣,相互吸引、相互喜欢,因为他们爱的其实是另一个自己——脆弱、敏感、清高、寂寞,努力维护着内心的一份“天真”。李赞对于“我”要接剧本的过激反应或许可以视作他对于自己已失去天真的一种变相维护。然而,面对现实生存的压力,面对世俗商业对于艺术理想的侵蚀,两个怯懦的灵魂其实无能为力,只能相互伤害——“我是一个脆弱的人,脆弱的人终究会一事无成。我摇摇头,对自己说,这都是李赞的错。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浑身充满着负能量。或许我应该远离他。”小说讲述了一个失败(者)的爱情故事,其实也是想讲述怀抱一点理想主义的青年在保全自我、追求自由与挣扎求存之间不断摇摆的纠结心路与现实境遇。这也是一个“天真者”的感伤故事。

“别丢掉/那把过往的热情,/现在流水似的,/轻轻/……/叹息似的渺茫,/你仍要保存着那真!”温缙林微因的诗句或许能让我们意识到,这样的感伤,这样的对于“天真”的维护,在下一代一代文艺青年上反复。孟小书这篇小说的标题与许鞍华导演讲述萧红电影同名,萧红在日本写给萧军的信中感叹道:“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但又是多么寂寞的黄金时代呀!别人的黄金时代是舒展着翅膀过的,而我的黄金时代,是在笼子里过的。”她

“又爱这平安,又怕这平安”。孟小书的小说里,李赞曾认为自己的“陈旧的灵魂”,不应该出生在这个时代,然而遇到“我”之后,改变了想法,“这应该是我的黄金时代”。这是有感于两个同样“陈旧的”、“天真的”灵魂之间的呼应吗?

“又爱这平安,又怕这平安”,这也是孟小书笔下众多人物的纠结所在,她的人物因此不断上演着“出走与归来”的戏码。文身、大麻、瑜伽、海边定期的狂欢派对……小说《满月》中的“我”在远离尘世的青岛上过了6年半嬉皮士式的生活。当初选择逃离既有的生活、离开相伴5年的女友,是因为“朝九晚五的机械化生活和那些无聊透顶的话题每天折磨着我”。离开你,并不是因为不爱你,而是因为我要从那个不属于我的世界中逃离出来,这其中也包括你”。虽然从此过上了极度自由的生活,但是整日无所事事,丧失了时间感,要依靠“满月”和致幻剂不断刺激的生活,却使“我”“渐渐忘记了快乐的滋味”,取而代之的是虚空和无力感,“我”不由得重新追问“属于我的世界又在哪里?”“失败者走到哪里都是一样的失败”,这样的自我认知虽未必确切却不失清醒。邂逅来海上旅行的女子侯诗瑶,她所携带的市井气息使“我”怀念起了前女友,甚至是此前厌倦的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短暂停留之后,侯诗瑶要回归都市:“也说不想不想回去,总觉得我是身不由己。不过身不由己也挺好,人总要受点束缚的,不是吗?”侯诗瑶走了,回归滚滚红尘,“我”仍然留在青岛,远离世俗尘嚣,但“我”却“多么希望再遇上一个侯诗瑶”。小说探讨了关于自由与约束、理想与现实人生的“核心”问题。“什么是真实的?”“我”在对于快乐、痛苦、恐惧、无力等感觉的轮番体验之后,发出了疑问,这或许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感伤的”“我”对于“天真”的省思。

孟小书瞄准的往往是社会边缘人物,他们在边界试探着生命的可能,试图从人生的桎梏中逃奔出来,但是对于“属于我的世界又在哪里”总是充满着迷惘。《逃不出的幻世》中的“我”带着玩偶“小猴子”一起“私奔”苏州——“私奔”这词极其符合我的爱情观——给我一颗糖,便伴你走天涯”。在苏州面试工作期间,邂逅了男子白慕云,产生了一段似有若无的爱情。“我”逃离北京,其实是想逃离不愿面对的现实——父母离婚、缺乏爱的家庭,而在白慕云的家“我”目睹了他同样的家庭境遇,这使“我”意识到两人所面对的都是一段未曾真正开始的爱情。《米高乐的日记》中“我”已嫁为人妇,享有生活的平安。而



孟小书

米高乐寄来的日记却使我回忆起“我”与米高乐那一段炽热的旧情。回国后动荡无着的生活轻易使这段爱情夭折,也摧毁了米高乐的健康,使他患上了忧郁症,他在积极康复的同时,也通过写日记的方式期望能完成对爱情的救赎。“我”决定去赴米高乐的约,然而只是“远远地看着他,没有靠近”。最终,“我”转身离去,平息了一场内心风暴。《雕塑师》中朵朵照顾女伴栗子的劝告,奔赴与雕塑师胡安的秘密约会,最终被疯狂的胡安涂抹上石膏,做成了雕塑。这篇小说也可以读作是关于爱与艺术的寓言——栗子满嘴的“文艺”在朵朵看来是土的、平庸的和通俗的,而朵朵追求的真正的“文艺”却是充满危险的、甚至会牺牲自我的,栗子对朵朵的爱是日常的、却也是反常的同性之爱,这让朵朵想逃离,而胡安的爱是疯狂的、占有与毁灭性的。《永生花》中漂洋过海追寻美国梦的玛丽张,被冷酷的现实所悬置,她无法踏上回国路,而在异国又难以安身立命,被迫沦为妓女。“我是回不去了”,玛丽张的叹息中含有多多少少无奈、哀婉与决绝。

在《猴子文身》这篇更为成熟的作品中,孟小书以双线并置的叙事结构,以极为耐心的叙事控制,去逼近人物的现实与伦理困境。庞大奔在妻子带着孩子离开后,陷入沉沦,一次冲动之下,对住同小区的一位姑娘实施强奸未遂。而他竟然从此暗暗陷入了这个叫作拉拉的姑娘的生活,帮她打扫房间、偷偷送饭,甚至帮她痛揍小偷。拉拉唤起了这个潦倒男人的责任感。另一方面,拉拉因为这

孟小书及其笔下的人物身上表现出一种天真的和感伤的气质。她的作品探讨的是关于生命的囚禁与自由等命题,然而她的视野跨出国界,超出人类,同样让我们看到了她对“尽可能多的人生”和“尽可能多的事物”的设想和观看。

次强奸未遂的遭遇而染上了精神疾患,她有些分不清现实与想象的边界,而这位身份不明的男性的暗中关怀照顾,正在慢慢解救她。两人都因为这段秘而不宣的关系,在一点一点地从现实与内心的泥沼中挣扎出来,然而,高悬于头顶的审判利剑并未落空。庞大奔的猴子文身出卖了他,拉拉认出了他就是强奸者,报案使之锒铛入狱。小说以不动神色的叙述、环环相扣的因果链,揭开了现实的残酷面纱。在此,我甚至读出了18、19世纪纪现实主义小说的主题与韵味——罪与罚、沉沦与救赎。人世虽然艰辛,但人心不可堕落,我相信孟小书在写这篇小说时本着同样的信念。

“道德判断是小说无法回避的泥沼。让我们牢记,小说艺术之所以能提供最精美的成果,不在于评判人物,而在于理解人物。”帕慕克提醒我们阅读小说的意识不要被道德判断所主宰:“超越自我的限制,将一切人和一切物感知为一个伟大的整体,设想尽可能多的人生,观看尽可能多的事物;小说家以这种方式接近于中国古代的画家,他们登上山顶,为的是捕捉广袤山川的诗意。”孟小书在《站住,那个逃跑的少年》《猴子》等作品中探讨的仍然是关于生命的囚禁与自由等命题,然而她的视野跨出国界,超出人类,同样让我们看到了她对“尽可能多的人生”和“尽可能多的事物”的设想和观看。天真以朴素而持韧,感伤因反思而沉郁,我期待这位天真的和感伤的作家接下来的文学表演。

创作谈

今年是我从事写作的第六个年头了。准确地说,是跌跌撞撞地写了六年。家里人对我没有什么特别高的要求,从小到大自由散漫成了习惯。可以成为一个文学工作者,是万万没有想到。我的创作状态几乎是懒散的,想的永远都比写的多,常常犯懒,写得顺了就想先放下,出去玩会儿;写得不顺就干脆不写了。非常的不专业。但细想,自我18岁以后,似乎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我坚持如此之久,包括工作和兴趣爱好。用以赛亚·柏林的说法,我是“狐狸”,总是东张西望,所感兴趣的事物随时都在发生变化,没有长性。自大学毕业,我换了很多工作,时尚杂志、网络媒体、影视公司、出版社、文学期刊等。所以,六年对我来说已经很长久。但在人生的漫漫长路中,或与其他专业作家相比较,六年又算得了什么呢。

回顾这六年,自己的作品似乎还是有了些微小变化。起初的作品应称之为习作,是个人经验写作。个人经验写作是有局限性的,局限于生活和眼界,以及对世界的认知。直到最近两年才开始有意识的避免,并且拓展自己的视野以及关注的范围。然而非个人经验化的写作又是极为艰难的。

在一开始接触写作时,我偏爱那些悬疑惊悚题材,这可能与我做过一段时间的影视编剧和电影发行有关,总是喜欢类型小说或是类型电影。那时候,只觉得把故事编圆,大体看不出逻辑上的问题就行,完全忽略了人物,经不起推敲。后来又尝试写都市小说,但都失败了,球永远都会打到围栏的外面。长大的自己,对网球也不感兴趣,网球比赛从没有看过一场,只知道中国有个球星叫李娜。直至去年某一天,我终于下定决心将其完成。

最近刚完成的一部小说是描写一个妈妈带着女儿学网球的故事。这部中篇小说从构思到完成,花去将近两年时间。小说灵感来源于多年前听到的一个真实故事,但那时,我知道自己没有能力将其完成,很感慨也很遗憾。感慨于母亲的执著与人的命运,遗憾于自己的能力有限。我是一个网球迷,小时候试图学网球,但都失败了,球永远都会打到围栏的外面。长大后,我对网球也不感兴趣,网球比赛从没有看过一场,只知道中国有个球星叫李娜。直至去年某一天,我终于下定决心将其完成。

完成一部非个人经验的小说像是一次极限挑战,很多时候都想放弃,觉得自己可能依然没有能力去完成它。它离我的生活太过遥远,需要查太多资料以及假设人物在各种情景下的反应。当然,这看上去是一个写作者本应具备的基本功底,但对我来说却是极为困难的。我的想象力就好像一个枯井,一颗石子扔下去,溅不起一滴水花。经过无数次地挣扎,最终还是将其完成了,我盯着荧幕许久,有太多的不确定,让我很茫然。但无论如何,它的意义已经超越了一切。它让我走出了舒适区,是一次新的尝试与挑战。

无论是经验写作还是非个人经验写作,现实主义题材一直都是我的偏好。然而,现实主义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文学创作方法。经过了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的洗礼后,很多更丰富的文学元素又添加到了现实主义里。因此,它的创作方式是开放性的。另一方面,在这样的创作方式里,现实与现实主义的差别也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话题。这些年,我也在努力地尝试并且进行总结。

作为一个年轻的写作者,生长在科技迅猛发展、人们的生活飞速向前的都市里,什么是最值得关注的,一直是我在思考的问题。在未来写作的道路上,我还会面临种种困难。已经坚持了六年,我想以后还有很多个六年可以坚持。因为有时候我想,我对文学或是说对自己,可能还有一点点的追求和要求。我不知道在未来还会写出什么样的东西来,但至少我会努力地去偶尔思考一下自己与社会的关联,以及作为一个写作者的使命究竟是什么。

■新作快评 秦岭短篇小說《天上的后窗口》,《芙蓉》2018年第3期 乡村文明进程的新观察

□周宝东

秦岭的短篇新作《天上的后窗口》自觉跳出乡村底层叙事模式,大胆聚焦乡村文明进程中放弃、抛弃与秉承、传承之间的尖锐对立与磨合,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几千年农耕文化与时代文明交汇处的新矛盾和人性温度,为我们提供了观察乡村文明进程的“后窗口”。

小说以尖山村摆脱缺水困境走向致富这一历史性变化为背景,深刻揭示了乡亲们内心更为复杂的纠结与困惑,一个振聋发聩的社会命题摆到了我们面前:富裕,是否意味着乡村文明的全面进步?“民以食为天,食以水为先”,这是中国农民生存与命运的根本现实。缺水时代的“我”祖爷爷为了给村民们提供一个可供找水的“瞭望塔”,不惜在“高如天上”的阁楼开了一个后窗口,由“我大”守在后窗口引导村民找水。这个后窗口既和村口象征着农耕文化的水爷庙遥相呼应,同时也承载了水爷庙无法替代的现实功能,它的象征性、寓言性和神秘性深入乡亲们骨髓,几近成为村民对水、对命运、对日子的精神图腾。但是,当“自来水进村”给乡村带来“千年等一回”的巨变之后,“后窗口”再也无人问津,祖祖辈辈给水爷庙“添水”祭祀的传统风俗被置之脑后,那些代表着苦难印记的扁担、木桶全被抛弃甚至付之一炬。只有“我大”一以贯之地坚守在后窗口,在冷静地观察着全村“农家乐”的兴起,同时坚持给木桶“添水”。他昔日“水爷”般的光环如今一文不值,他对水的祭祀、守候被讥笑为迂腐、陈旧、保守、落后。不堪其辱的“我”也无法理解“我大”,享受现代教育的“我”儿子认为爷爷是社会进步的阻力。我甚至偷偷把“我大”当做“祭器”的木桶扔进了苦水沟。

只有一个人受“我大”的启发而对“水”保持着敬畏和警觉,那就是当年“破四旧”想砸掉水爷庙后来又成为全村建设“农家乐”第一人的牛百岁。他思想深处的变化始终与历史、时代纠缠在一起,这使他甘愿心照不宣地配合“我大”,以“自残”的方式选择在“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故意“破坏水利设施”,一次次把高枕无忧的乡亲们从美

梦中唤醒。在“承”与“弃”的博弈中,人们最终回归到“承”。水,重新成为乡民的精神图腾和时代文明的象征,乃至人们重修水爷庙时,工匠们把早已忘却的“水爷”形象,集体无意识地造造成了“我大”的模样。应该说,“天上的后窗口”和水爷庙,二者具有对等功能,“我大”是人间“神”,水爷是“天上人”。至此,作者完成了水与历史、水与时代、水与日子、水与神灵、水与人的全部思考,而乡村文明进程这一客观主题,由此得到奇妙的反思和升华。

中国农耕文明的衰与兴、败与荣、旧与新,构成了中国乡村历史的丰富性,但当下许多作家喜好揪住乡村表面的底层叙事不放,这是很多乡土叙事在内涵与精神层面不够饱满的主要原因。《天上的后窗口》之所以独树一帜,不光因为作者写了底层与改变、落后与发展,更因为作者用开阔的、成熟的历史观解开了乡村文明进程。“我大”属于鲁迅所说的“中华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他身上聚集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标识、灵魂底色和社会经验,他代表了中国农耕文明和传统文化的温度、厚度和深度,他用自己的坚韧和坚持战胜了发展时代的狂妄、浮躁、遗忘和堕落,入木三分地反映了这个时代中国乡村的迷茫、渴望与愿景。

《天上的后窗口》显然和秦岭早先的《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吼水》《借命时代的家乡》同属他的“水系列”,如果说后者通过人与狐狸、人与牲口的荣辱与共,揭示了发展与生态背景下的人性世界,那么,前者通过“我大”由人变“神”,由“神”变人,最终又被人们送上“神坛”的过程,直接进入乡村文明进程的反思空间,为我们全面认识农民的精神世界提供了新文本。

在《天上的后窗口》中,我们始终能感受到富有个性化的“土”味儿,这种纯正的乡土气息不留痕迹地融入乡村文化、风俗、人情和叙事语言之中,为人与“神”的角色变幻,提供了强大而丰厚的民间文化“土壤”。

■短评

构建“蓝色”的精神原乡 ——读彭军诗集《蓝房子》有感 □孙方杰

彭军的诗集《蓝房子》是一个很好的诗歌文本,他写诗的感觉很好,他的诗很纯真,很干净,似乎有一种童心的存在。当下,写诗能够纯真,是一种很可贵的品质,现在能把诗写得如此纯真的,已经不多见了。

彭军的很多诗里都隐着一个“你”的存在,读着这些写给“你”的诗,给人的感觉就是:彭军始终处在初恋之中。一首一首地读下来,就觉得彭军兄的纯真,是带有初恋情怀的纯真,有一种冰清玉洁,有一种清淡泛红晕的羞赧,也有一种淡淡的哀怨。

读彭军的诗,还能读出沉静和简练,似乎有一种孩童般舒缓的呼吸在他的诗里弥漫,在他的诗中也没有大声的喧嚷、恣意的纠结,而是用一双冷峻的眼睛,仔细地观察着这个世界,然后流淌出诗句,似乎是从心底流淌出的涓涓细流,清澈、灵动,而又带着向前冲击的力量。

从整本诗集来看,彭军的诗已经从抒情、叙事走向了简约的理性,有时是在叙事中抒情,有时又在抒情中叙事,他的抒情是在一种舒缓中娓娓道来,他的叙事在抒情的渲染中,时隐时现,隐的有点清晰,现的又有点朦胧。看上去似乎没有叙事,实际上故事就在字里行间流露着。“笑/自你娟秀的眉头/轻轻荡起//荡起了一江春水啊/在你的双眸里/荡起了千朵莲花啊/在你的发旋里//也荡起了我心中的层层涟漪”(《笑意》)这分明是在叙事,“我是从乡野里/飘来的一朵蒲公英的种子/沿着不是召唤的风向/寻找一片金色的境界/我想走进一个彩色的世界/走向蔚蓝的天空”

(《飘在风中》)也是在叙事,因为没有一个好的故事的脉络,没有明显的叙事情节,没有宏大的叙事场景,感觉仿佛只是在抒情,其实彭军的叙事是不显山不露水,在他的诗里,叙事始终是隐藏在抒情之中。彭军的诗,有很多东西都是藏着的,这大概就是诗意的存在。有分寸地在抒情中非常巧妙地叙事,是一种很深的功夫。

彭军的诗还有着很强的哲理性,特别表现在第二辑“生命之歌”中。对于一个诗人来说,哲理所透视的是一种深刻的思想境界,决定着一个诗人的思考深度。“也许渴望停泊的小舟/永远在风浪里漂泊/也许梦想之花盛开千次/就有千次的凋落//也许所有的诺言都将在严寒里冷却/也许希望的火种/不能点亮沉沉的黑夜//也许总想放弃的/终不能轻易挣脱/也许心灵的枝杈/一生都不能摇落一枚苦果”(《也许》);“别把最美的梦打破/它是一叶帆/即使在生活的风浪中颠簸/也别沉没”(《有一盏灯为你亮着》);“丑恶的/往往戴着美丽的面具/虚假的/常常披着真诚的外衣//邪说/也会被权势塑为真理/良知/也会被利欲辟为墓地”(《面具》),可以说,整部诗集内涵丰富,在有节制的抒情中透视出了无处不在的情思与哲理,有着无限的对生命的热爱和对生活的热爱,他写春天、写初夏,写忘忧草、写萤火虫,写风、写雨,写魔镜,还有他无比挚爱的蓝系列:蓝房子、蓝鸽子、蓝蝴蝶、蓝风筝、蓝色勿忘我,都闪烁着对诗性的感悟与深思。

我想,彭军的蓝色是有象征意义的,在他的诗里,多频次地出现“蓝”这

个意象,人们常说,蓝色代表智慧、天空、清爽、秀丽、清新、宁静;象征深海,沉着冷静,不易向人表达自己的真实性情,看到蓝色时,自然会联想起广阔的大海和清澈的天空,给人深远、清新、希望的印象,是洁净、高雅、恬静、祥和;蓝色象征着忧郁和自由,蓝色象征爱和忠诚,蓝色象征宽容和坚定,蓝色象征一切的客观、一种存在的精神、一份忧郁的气息,蓝色象征着神秘、哀怨和深邃,蓝色象征了理想、梦想、未来这些令人憧憬的事物,蓝色象征着沉着、冷静,善于思考,有内涵;蓝色象征着纯洁与静雅,蓝色象征正义和力量。在彭军的诗里,我们读出了这些象征意义。

此外,在彭军的诗里,蓝色还是一种特别的意味,蓝色所表达的也是他始终隐藏的情怀和诗意,是他心灵所皈依的故乡。其实这里的心灵故乡,也是一种精神原乡,福克纳将约克纳帕塔法县视作他的精神原乡,其实从文学史的角度看,福克纳是构建精神原乡的鼻祖,莫言通过研究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作品,构建了高密东北乡作为自己的精神原乡,阿来的村寨、苏童的西街树乡村、韩少功的马桥、张承志的西西海固、贾平凹的商州……都是精神原乡标志。

诗人们也在寻找属于诗人自己的精神原乡,但是用一种颜色构建自己精神故地地还没有发现,彭军若在“蓝”这个概念上多加思考,写出更多与“蓝”的象征意义相关联的作品,用“蓝”这个概念构建自己的精神原乡,或许会在“精神原乡”这一主题的构建上多出现一种可能。